

典藏·文化

# 淮南子

中华国学经典读本

西汉

刘安一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中华国学经典读本

# 淮南子

西汉 刘安 / 著

典藏·文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淮南子 / (西汉) 刘安著. -- 2 版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317-3966-1

I. ①淮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杂家—中国—西汉时代  
IV. ①B23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3864 号

淮南子

Huainanzi

---

作 者 / (西汉) 刘安

责任编辑 / 李玉鹏

装帧设计 / 张继星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汇鑫天勤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/ 32

字 数 / 541 千

版 次 / 2018 年 2 月第 2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55.0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966-1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|
| 第一卷   | 原道训 | 1   |
| 第二卷   | 俶真训 | 23  |
| 第三卷   | 天文训 | 42  |
| 第四卷   | 地形训 | 71  |
| 第五卷   | 时则训 | 85  |
| 第六卷   | 览冥训 | 109 |
| 第七卷   | 精神训 | 120 |
| 第八卷   | 本经训 | 136 |
| 第九卷   | 主术训 | 151 |
| 第十卷   | 缪称训 | 188 |
| 第十一卷  | 齐俗训 | 211 |
| 第十二卷  | 道应训 | 239 |
| 第十三卷  | 汜论训 | 272 |
| 第十四卷  | 论言训 | 302 |
| 第十五卷  | 兵略训 | 324 |
| 第十六卷  | 说山训 | 353 |
| 第十七卷  | 说林训 | 377 |
| 第十八卷  | 人间训 | 402 |
| 第十九卷  | 修务训 | 440 |
| 第二十卷  | 泰族训 | 459 |
| 第二十一卷 | 要略  | 491 |

## 第一卷 原道训

### [题解]

“原，本也。本源根真，包含天地，以历万物，所以叫原道，因以题篇。”“道”是《淮南子》书中反复阐述、描摹的思想精华，它超越时空、无声无形，而又无处不在，是万事万物的母体。在自然之道的滋润指导下，人类要保持“清静”、“无为”的信念，保养精神、守住形气，达到恬淡自满的境界。这是本文也是《淮南子》全书的宗旨。

原书二十一卷，每卷都称“某某训”，本篇旧多作“原道训”，清儒姚范以为“训”字乃“高诱自名其注解，不是《淮南》篇名所有，就是诱《序》中所说‘深思先师之训’也”，这个解释是正确的。《淮南子》全文篇名中“训”字都是后人添加的。

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<sup>①</sup>八极；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。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；原流泉淳，冲而徐盈；混混滑滑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；施之无穷，而无所朝夕；舒之幙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；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；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纮宇宙而章三光。甚淖而澍，甚纤而微；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；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。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；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于中央；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

是故能天运地滞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；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。鬼出电入<sup>②</sup>，龙兴鸾集；钩旋轂转，周而复匝。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。神托于秋毫之末，而大

(于)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,节四时而调五行;响谕覆育,万物群生;润于草木,浸于金石;禽兽硕大,毫毛润泽;羽翼奋也,角觝生也;兽胎不殒,鸟卵不殒,父无丧子之忧,兄无哭弟之哀;童子不孤,妇人不孀;虹霓不出,贼星不行,含德之所致也。

夫太上之道,生万物而不有,成化像而弗宰。跂行喙息,蠓飞蠕动,待而后生,莫之知德;待而后死,莫之能怨。得以利者不能誉,用而败者不能非。收聚畜积而不加富,布施稟授而不益贫。旋县而不可究,纤微而不可勤;累之而不高,堕之而不下;益之而不众,损之而不寡;斫之而不薄,杀之而不残;凿之而不深,填之而不浅。忽兮恍兮,不可为象兮;恍兮忽兮,用不屈兮;幽兮冥兮,应无形兮;遂兮洞兮,不虚动<sup>③</sup>兮;与刚柔卷舒兮,与阴阳俯仰兮。

#### [注释]

①廓、析(tuò):开拓、扩大的意思。 ②鬼出电入:是说速度极快,没有踪迹。

③虚动:动而不起作用。

#### [译文]

道,上能够覆盖天,下能够运载地,拓展到四面八方。它高到没有边界,深到无法测量。它容纳宇宙,生成了万物。它好像源头之水,喷薄而出,流过所有的空间;它似汹涌澎湃,水势翻腾,由浊变清。它直立起来能够充满天地,它横放下去能够遍布四海。它无穷无尽,不受控制,舒展之时能够笼罩四方,集聚之时不满一把。它小而能变大,暗而能变明,弱而能变强,柔而能变刚。道,贯穿天地,包涵阴阳,连接宇宙而使日月星辰生辉。它十分柔软,极其精致,但山岳依赖它而高耸,潭渊依靠它而变深,兽类依靠它而奔跑,鸟类依靠它而飞翔,日月凭借它而发光,星辰依靠它而运行,麒麟依靠它而出游,凤凰依靠它而翱翔。远古伏羲、神农两位圣帝,掌控了大道的根本,挺立在天地的中间,精神和造化相合,安抚着天下四方。

所以能使天行地止,就像车轮绕轴、水流低处般永不停止,和天地万物相始终。就如同风起和云涌、雷鸣和雨降般彼此感应;又像鬼神、闪电稍纵即逝,又好像神龙、鸾凤飞临集聚;还如同钧器和车毂旋转不停、周而复始。已经被雕琢装饰的,让它们回到质朴。顺从自然所做的事自动合乎着道,朴实无华的言论也与德相应;恬静欢愉不躁不骄,求得广泛的和谐,容纳万物不强求统一,来维持、顺从各自的天性;精神既能依靠在毫末

之上,又能拓展到广大的宇宙。两位圣帝的德行使天地柔和、阴阳相和,四季有节而五行有序;他们关怀孕育万物繁衍生长;滋养着草木,润泽着金石;飞禽走兽长得又肥又壮,羽毛莹泽光亮;翅膀坚硬有力,兽的骨角长势正常;走兽不怀死胎,飞禽孵蛋成鸟;老父没有丧子的悲哀,兄长没有失弟的伤痛;孩子不会成孤儿,女子不会成寡妇;异常的虹霓不会显现,妖星不在天空运转。这些都是二位圣帝广怀德泽所致。

至高无尚的道,能孕育万物,而不把万物当作自己所有,成就变幻万物之形,而不去主导它们。用足爬行的兽类、用嘴呼吸的鸟类、蠕动而行的虫类,都依赖道而生,但这些动物并不由于这些对道感恩戴德;其后这些动物也因道而亡,但也没有谁去憎恨它。用道而盈利的,不能去赞赏它;用道而败事的,不能去非难它。收敛积聚不会添加自己的财富,广施贫困不会使自己变得贫穷。道尽管渺小,但不能够深究;道尽管细微,但不能够尽知。往上累叠不会增高,向下堕毁也不会降低。使它增添而又不見其多,使它减弱而又不見其少。削减它而不会变薄;杀害它而不会伤残。挖掘它而不会变深,填塞它而不会变浅。道这个东西,若有若无,不能详细描绘;似存似亡,但是用之不尽。视之不见,听之无声,深邃难测,但是动有所应。它遇到刚就展开,遇到柔就曲折,遇到阳就提高,遇到阴就降落。

昔者冯夷、大丙之御也,乘云车,入云霓;游微雾,骖恍忽;历远弥高以极往,经霜雪而无迹,照日光而无景。扶摇挾抱<sup>①</sup>羊角而上,经纪山川,蹈腾昆仑;排阊阖,沦天门。末世之御,虽有轻车良马,劲策利锻,不能与之争先。

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,澹然无虑。以天为盖,以地为舆,四时为马,阴阳为御。乘云陵霄,与造化者俱。纵志舒节,以驰大区。可以步而步,可以骤而骤。令雨师洒道,使风伯扫尘,电以为鞭策,雷以为车轮。上游于霄霓<sup>②</sup>之野,下出于无垠之门。刘览(偏)[遍]照,复守以全。经营四隅,还反于枢。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,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,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,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,远而不劳,四支不动,聪明不损,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,何也?执道要之柄,而游于无穷之地。

是故天下之事,不可为也,因其自然而推之,万物之变,不可究也,

秉其要归之趣。夫镜水之与形接也，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，是故响不肆应，而景不一设，叫呼仿佛，默然自得。
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而后动，性之害<sup>③</sup>也。物至神应，知之感也。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，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灭矣。故达于道者，不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。至无而供其求，时骋而要其宿。小小修短，各有其具，万物之至，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。是以处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众弗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。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

夫临江而钓，旷日而不能盈罗，虽有钩箴芒距，微纶芳饵，加之以詹何、娟嬛之数，犹不能与网罟<sup>④</sup>争得也。射者扞乌号之弓，弯棊卫之箭，重之<sup>⑤</sup>以羿、逢蒙子之巧，以要飞鸟，犹不能与罗者竞多。何则？以所持之小也。张天下以为之笼，因江海以为罟，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！故矢不若缴，缴不若无形之像。夫释大道而任小数，无以异于使螭捕鼠、螭捕蚤，不足以禁奸塞邪，乱乃谕滋。

昔者夏桀作九仞之城，诸侯背之，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，乃坏城平池，散财物，焚甲兵，施之以德，海外宾伏，四夷纳职，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，则纯白不粹，神德不全，在身者不知，何远之所能怀？是故革坚则兵利，城成则冲生，若以汤沃沸，乱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，策蹄马，而欲教之，虽伊尹、造父弗能化。欲害之心亡于中，则饥虎可尾，何况狗马之类乎？故体道者逸而不穷，任数者劳而无功。

#### 〔注释〕

① 玢(zhēn)抱：环绕转动。 ② 霄霓(zhào)：虚无高渺的样子。 ③ 害：应该是“容”，仪容外表。 ④ 罟(gǔ)：渔网。 ⑤ 重(chóng)之：加上。

#### 〔译文〕

以前冯夷、大丙驾御，乘坐着云车，进去云层，游览于迷蒙的云雾中，奔驰在隐约模糊的境界中，攀登高处向最渺茫处进发，到达无边界的地方。在霜雪中路过而没有痕迹，在日光照耀下而没有影子，像旋风那样围绕转动，像羊角那样曲折上升，经过高山大川，跨过昆仑山顶，推开外天门，进去玉皇宫殿。而末世的驾御者，尽管有轻车良马，马鞭强劲、马刺尖锐，却不可和冯夷、大丙争先。

所以，得道的人恬淡悠闲、淡泊无虑；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车，用四季作

马,让阴阳驾馭。乘着白云升上九霄,和天地同寿。放开思绪,可以奔向太虚。能缓步徐行,可急速飞奔。让雨师在路上洒水,风神扫尘土,把电当鞭子,把雷当车轮。向上漫游于幽远之处,向下穿过没有边际的大门,浏览观照,恪守全部。周游四方,还能返回中央。因此用天作车盖,那全部的东西就都能够负载。用地作车子,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负载;用四时作骏马,那世间万物都会听使唤的。以阴阳作为御手,那就没有什么不具备的了。因此虽然速度很快却不会摇动,尽管路远却能够免受劳困之苦,身体不受劳苦,才能不受减损,而能知晓八方上下的形状、范围,究竟是因为什么呢?是由于把握了道的根本,因此才能畅游于无穷无尽当中。

因此不能背离自然规律来处置天下之事,应该顺应自然的变化去探究。万物的变化是不能穷究的,但是殊途同归,只要可以掌握要道就行了。镜子和水能够照出形容,不要特意修饰打扮,一切都会全部显现出来的。

人生下来原本就是清静无为的,这才是上天所给予的本性,受到感触内心有所动摇,这是对本性的侵害。事物显现于人的面前,精神便开始有所反应,这是人的才智在活动。才智与事物接触,喜欢、厌恶的感情于是也就有了,喜爱、厌恶的感情自然就会有所表露,因此智慧就被外物所诱惑,不能返回自身本真,天性因此也就消失了。因此能够最后和道相合的人,是不会用人的欲念来改变天性的,外表和万物的变幻一致,但是心中还是能够守护本真的。道至虚却能满足万物的一切需求,随意变化却能得其所止。不管是大小、长短,各种形态都是具足的,万物来时,不论是如何翻腾纷乱,都有固定的法度。因此,道尽管处在上面,而人民却不因此而感受到重压;居于前列,百姓不会受到损害。天下的人都归服他,奸邪的人都害怕他,由于他不与万物相争,因此也就没有谁和他争斗。

在江边钓鱼,尽管钓一天也不能满一箩,尽管使用的渔钩很尖,倒刺十分锋利,钓绳很细,钓饵很香,而且还有詹何、娟嬛这些高超的技术,还是不能够和渔网相提并论的;射鸟的人让他打开鸟号之弓,加上棋卫之箭,使用后羿、逢蒙的技术,来获取飞鸟,尽管这样也是不能够和鸟网一比高下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由于他们所用的工具太小。如果把天下当作捕鸟的笼子,把大江大海当作捕鱼的网,那么怎么会有鸟和鱼跑掉呢?因此箭不如带绳的缴,缴又不如网,网就更不能和无形的天地之笼比较高下了。抛离大道而喜欢小技术,这就如同叫螃蟹捕老鼠,让蛤蟆捉跳蚤那样

荒唐,这样做不但不能够制止奸邪,反而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混乱。

以前夏桀建造九仞高的城垣以防叛乱,结果诸侯还是叛变了他,海外的人也出现狡诈之心。夏禹知道天下叛变作乱,就拆掉城墙,填平护城河,分发财物,焚毁武器铠甲,对人民布施恩德,于是海外异族称臣归服,四方诸侯前来纳贡。他在涂山与天下诸侯会合,带着美玉丝帛来进贡的国家有成千上万。因此说巧诈之心藏于胸中,纯净的道也会不纯粹,神明的德也会不完善。在身旁的人都不了解你,远方的人怎么能够服从你呢!所以铠甲坚硬兵器就会随之锐利,城池建成就会跟着出现攻城的冲车,就像用热水浇灌沸水不会使沸水停止沸腾一样,只能使混乱增加而已。所以用鞭子鞭打咬人的狗、鞭打踢人的马,想用这样的办法教养好它们,即使是尹儒、造父这样的驾驭高手也不能使它们驯服。如果心中没有伤及对方的邪念,那么就是饥饿的老虎也能够拽它的尾巴,更何况狗和马这种家畜呢?因此掌握了道的人,安安逸逸不会窘迫贫困,玩弄权术的人,辛辛苦碌也将一事无成。

夫峭法刻诛者,非霸王之业也;筭策繁用者,非致远之术也。离朱之明,察针末于百步之外,不能见渊中之鱼;师旷之聪<sup>①</sup>,合八风之调,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,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;修道理之数,因天地之自然,则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决渎也,因水以为师;神农之播谷也,因苗以为教。

夫萍树根于水,木树根于土。鸟排虚而飞,兽蹠实而走。蛟龙水居,虎豹山处,天地之性也。两木相摩而然,金火相守而流。员者常转,窾<sup>②</sup>者主浮,自然之势也。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,生育万物,羽者姬伏,毛者孕育。草木荣华,鸟兽卵胎。莫见其为者,而功既成矣。秋风下霜,倒生挫伤。鹰雕搏鸷,昆虫蛰藏。草木注根,鱼鳖凑渊,莫见其为者,灭而无形。木处榛巢,水居窟穴。禽兽有芘,人民有室。陆处宜牛马,舟行宜多水。匈奴出秽裘,越生葛絺。各生所急,以备燥湿。各因所处,以御寒暑。并得其宜,物便其所。由此观之,万物固以自然,圣人又何事焉?

九疑之南,陆事寡而水事众,于是民人(被)[黻]发文身,以像鳞虫:短综不綰,以便涉游;短袂攘卷,以便刺舟,因之也。雁门之北,狄不谷食,贱长贵壮,俗尚气力。人不弛弓,马不解勒,便之也。故禹之

裸国，解衣而入，衣带而出，因之也。今夫徙树者，失其阴阳之性，则莫不枯槁。故桔树之江北，则化而为枳。鸕鹚不过济，貉渡汶而死。形性不可易，势居不可移也。

是故达于道者，反而清静；宏于物者，终于无为。以恬养性，以漠处神，则入于天门。

所谓天者，纯粹朴素，质直皓白，未始有与杂糅者也。所谓人者，偶倖<sup>③</sup>智故，曲巧伪诈，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。故牛歧蹄而戴角，马被髦而全足者，天也；络马之口，穿牛之鼻者，人也。循天者，与道游者也；随人者，与俗交者也。夫井鱼不可与语大，拘于隘也；夏虫不可与语寒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与语至道，拘于俗，束于教也。故圣人不以人滑天，不以欲乱情，不谋而当，不言而信，不虑而得，不为而成，精通于灵府，与造化者为人。

#### 〔注释〕

①聪：听力好。 ②窾(kuǎn)：空。 ③偶倖：邪曲不正。

#### 〔译文〕

推行严刑酷法，不可成就霸王的事业；太多地使用马鞭子，不是赶远路的办法。离朱的眼力好，能够看到百步之外的针尖，却不可看到深渊中的鱼；师旷的听觉好，能够分辨八种风的节奏音调，却不可听到十里之外的声音。因此，凭一个人的能力，还不能管理好三亩大的住宅；遵从道的规律，顺从天地自然之性，那么治理天地四方还能绰绰有余。因此，大禹疏导河道时，是以顺从水势作为治理方法；神农种植五谷，是以顺应禾苗生长规律来推行教化。

大萍在水中扎根，树木在土中生长。鸟类翅膀排开空气而翱翔，兽脚趾着地而奔驰。蛟龙在水里生活，虎豹在山里居住，这是天地生成的本性。两块干木头相摩擦而燃起，金属放置火中能够流出熔液，圆的转轮之类能够转动，中间空的木船之类能够浮在水面，这是自然的性质。因此春风吹来，雨水就要降落，万物得之就会萌发。有羽的鸟类孵卵，有毛的兽类怀胎。草木一片繁荣，鸟类孵出雏儿，兽类生下幼兽。没有人看到它们（指道）干了什么，却使万物大功已经告成了。秋天来临，寒霜降落，植物倒地凋零。鹰、雕之类猛禽捕获小鸟，昆虫躲避过冬。草木将生命集中在根部，鱼、鳖之类也潜入水中，没有人看见它们（指道）干了什么，却使万物消散而不见形迹。住在木上的会做巢，居在水中的有洞穴。飞禽走兽

会做铺垫,人民会建筑房室。生活在陆地上人适合用牛、马,生活在水上的人适宜用舟船。匈奴出产鄙陋的皮裘,吴越出产凉爽的葛各自不同的环境,产生他们所急用的东西,用来防止气候的干燥和潮湿。各人依照自己处的地域,用不同的衣服抵制严寒、酷暑。全都能适合不同的环境,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场。由此能够看出,万物本身是依照自然规律行事的,圣人又为何要去改变呢?

九疑山南边的地区,陆地上活动的事情少,而水里活动的事情多,因此这里的人民就把头发剪掉了,在身上刺了花纹,装扮成蛟龙的样子,为的是不遭受伤害;他们只穿短裤而不穿套裤,为的是方便在水中游泳;他们喜爱只穿短袖衣,把袖子卷起,目的是好撑船,这些习惯只是为了适合水上生活的特点。雁门关北面的地区,狄人不吃谷类食物,不善待老弱的人,只尊敬身体强健的年轻人,他们的习俗重视勇力,那里的人弓不离手,马也不除掉带嚼子的笼头,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在草原上的生活。因此禹到了南方的裸国,进去的时候就推掉了衣服,等他出来的时候急忙系上衣带,这是为了顺应当地的习俗。如今移植树木的人,扰乱了树木的自然本性,树木自然就会枯槁。因此橘树一到了长江以北,就变成了枳树;鸬鹚是不能够渡过济水的;貉过了汶水就要死去。它们的本性是不能够改变的,因此它们原本生活的生长环境也不能任意转移。

因此,通达道的人,能够返回清静的本性;非常了解事物规律的人,最终依照自然而无为。用恬淡培养性情,用淡漠修养精神,就能进入自然的境界。

所谓天然,即纯洁朴素,正直、洁白,没有任何杂质混合于其中。所谓的人为,是指参差凌乱,巧诈,虚伪,并依赖这些来和世人周旋,而与俗物交往的。因此牛蹄子会分趾,头上长角,马颈上有毛,蹄子却是完备的,这就是所谓的天然;给马嘴带上了笼头,在牛鼻上穿上了绳子,这即是人为。遵从天道的人,就是和道一起遨游的;追逐人为的人,就是和世俗集聚在一起的。不能够和井里的鱼一块谈论大海,是由于受狭隘的环境所限制;不能够和夏天的蝉谈论寒冷,是由于它只生活在酷热的季节;不能够和见识浅陋的人谈及大道,是因为它们限制于世俗的教育,受到世俗的限制。因此圣人从来不让人为来扰乱他们的本性,不用欲念来扰乱性情,圣人能够办到不需要谋划就能够行事妥当,不用说话让人自然归服,不要思考就能实现目标,不需要劳动就能办成事业,它们的精神贯穿于心灵,和万物

的造化者“道”形影相随。

夫善游者溺，善骑者堕。各以其所好，反自为祸。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<sup>①</sup>，争利者未尝不穷也。昔共王之力触不周之山，使地东南倾。与高帝争为帝，遂潜于渊，宗族残灭，维嗣绝祀。越王翳逃山穴，越人熏而出之，遂不得已。由此观之，得在时，不在争；治在道，不在圣；土处下，不争高，故安而不危；水下流，不争先，故疾而不迟。

昔舜耕于历山，期年而田者争处埆塿<sup>②</sup>，以封壤肥饶相让；钓于河滨，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，以曲隈深潭相予。当此之时，口不设言，手不指麾，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。使舜无其志，虽口辩而户说之，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莽乎大哉！夫能理三苗，朝羽民，从裸国，纳肃慎，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，其唯心行者乎！法度刑罚，何足以致之也？

是故圣人内修其本，而不外饰其末。保其精神，偃其智故，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，不先物为也；所谓无不为者，因物之所为。所谓无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所谓无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万物有所生，而独知守其根；百事有所出，而独知守其门。故穷无穷，极无极，照物而不眩，响应而不乏。此之谓天解。

故得道者，志弱而事强，心虚而应当。所谓志弱者，柔毳安静，藏于不敢，行于不能。恬然无虑，动不失时，与万物回周旋转，不为先唱，感而应之。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，而高者必以下为基。托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。行柔而刚，用弱而强。转化推移，得一之道，而以少正多。所谓其事强者，遭变应卒，排患扞难。力无不胜，敌无不凌。应化揆时，莫能害之。

是故欲刚者，必以柔守之；欲强者，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则刚，积于弱则强。观其所积，以知祸福之乡。强胜不若己者，至于若己者而同。柔胜出于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故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革固则裂，齿坚于舌而先之敝。

是故柔弱者，生之干也，而坚强者，死之徒也。先唱者，穷之路也；后动者，达之原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凡人中寿七十岁，然而趋舍指凑，日以月悔也，以至于死。故蘧伯玉年五十，而有四十九年非。何者？

先者难为知，而后者易为攻也。先者上高，则后者攀之。先者逾下，则后者蹶之<sup>③</sup>。先者隕陷，则后者以谋。先者败绩，则后者违之。由此观之，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。犹鎗之与刃；刃犯难而鎗无患者，何也？以其托于后位也。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，而贤知者弗能避也。

所谓后者，非谓其底滞而不发，凝结而不流。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。夫执道理以耦变，先亦制后，后亦制先。是何则？不失其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时之反侧，间不容息。先之则太过，后之则不逮。夫日回而月周，时不与人游。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。时难得而易失也。禹之趋时也，履遗而弗取，冠挂而弗顾，非争其先也，而争其得时也。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<sup>④</sup>节，因循应变，常后而不先。柔弱以静，舒安以定，攻大礪坚，莫能与之争。

#### 〔注释〕

①好事：好为情欲之事。中(zhòng)：伤害。②堯堯(qiáoquè)：土地瘠薄。

③蹶：跌。④雌：指柔弱。

#### 〔译文〕

善于游泳的人常常被淹死，善于骑马的常常跌死。各人尽管有自己的长处，却反而成为他们的灾祸。因此，好为情欲之事的人，没有不受到伤害的；争取利益的人，没有不窘迫的。以前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争取霸主的地位，因为愤怒而把头撞到西北不周之山，使天柱折断，丧失平衡，使大地向东南方向歪斜下去。他和高辛氏争取帝位，失败后潜入深渊之中，宗族被灭除，导致断子绝孙。越王太子翳不想承袭王位，藏入山穴之中。越人用火熏他，使他出来，于是不得已出来为王。从这里能够看出，要想得到成功，要靠天时，而不在夺取；治理国家在于顺从道，而不在于智巧；土地位置低，却不争高，所以平安不危险；水往下流，不和谁争先，因此快而不停。

以前，舜在历山种植，一年后，种田的人都抢着要耕种这片贫瘠的土地，争着把自己富饶的土地让出来。舜在河边钓鱼，一年后，渔人都抢着到水流浅、湍急、少鱼的地方钓鱼，而把水流拐弯、潭深、鱼多的地方给予别人。此时，舜没有发表任何言论，没有指手画脚，只是维持着自然无为的心志，而感化人民的速度就像神助一样快速。如果舜没有感化之志，不管是逐家逐户去劝告，也不能感动一个人。所以，不用言语说的道，是多么宽阔无际！能治理三苗，让羽国拜见，使裸国变化习俗，令肃慎纳贡，舜

没有发布号令,却能使国民移风易俗,这是因为推行自然无为的信念在发挥作用吧!用法度和刑罚,那能达到这样的功效呢?

因此,圣人重视修养内在的本性,而不在乎装饰外表,维持精神,消除巧智念头,默默地顺应自然,不希望做成什么却没有做什么做不成。恬静安然不去处置什么,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处置不好,所谓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,是指不在事物自然变幻之前有所所为;所谓没有什么不是它所为,是指采取了顺从客观事物进程的行为。所谓不去处置什么事情,是说不变化事物的自然本性。所谓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置好,是说处置的事情与万物本性相适合。万物有它变化发展的源头,而圣人能掌握住根本;各种事情都有其显现的原因,而圣人就能把握其关键地方。所以能追随没有穷尽的道,到达没有边境的地方,观看万物而不眼花缭乱,应和万物而不觉疲劳,这就是懂得了天然的含义了。

因此得道的人,意念柔弱却做事坚强,虚怀若谷却应付自如。所说的“意念柔弱而做事坚强”,是说把柔弱和安静,隐设在不敢作为之中,行动上如同不能有作为一样。安静得就像没有思虑,行动起来却不失去机会。顺应自然万物变化,不去首先提倡,但感触之后却可以随时应和。因此贵重的王、公、侯、伯,必须用卑贱的词孤、寡、不谷来称呼自己。高大的建筑也一定要从底部基础开始。寄托在小处是用来包罗广大;处在中间,却可以控制四方。行动看起来柔弱实质却是刚强,行事看起来懦弱而实则刚强。随着万物的变幻而转移,掌控“一”的道理,就能够用少数制服多数。所说的“做事坚强”,就是遭受变化,应对仓猝,排除忧患,抵制困难,他的力量都能胜任,什么敌人都能够打败。应付变化,考察时势,没有什么人能伤害他。

因此想要达到刚强的目的,一定要以柔软相济。想要坚定,一定要用懦弱来保护它。在柔弱上累积多了,就变得刚毅。在懦弱上累积多了,就会变得坚强。考察累积的多少,能够知道祸、福发生的方向。刚毅的人,能够胜过不如自己的;至于像自己一样的,则力量相当不能取胜。刚毅不可贵。柔弱从自己方面出现的,那么力量是不能够估量的。柔弱是可贵的。因此兵力强大的最后要被人消灭,本质强硬的最终要折断,皮革坚固的最终要裂开,牙齿比舌坚硬但是先脱落。

因此说柔弱是存在的支撑力,而坚强是死亡的同类。首先倡导的,常常走的是困穷之路;后来行动的,却是通畅的源泉。怎样知晓它是这样的

呢？一般的人能够活到中寿达到七十岁，但是，他们对于自己的进退行止，积日至月地懊悔，这样一直到老死。因此卫国贤相蘧伯玉活到五十岁，反省而知道了自己四十九年的错误。为何会这样呢？前面做的，事先很难知道对错；而后面的人，有了经验就容易攻破困难了。前面的人攀登高峰，后面能够照此攀援而上。先行的人跨过低洼之地，后面的就能够踩着过去。前面的倒下陷落，后面的人则因此而进行研究。先走的人大败，那么后面的就要另谋途径。从这里能够看出，前面的人是后面人的弓矢箭靶。就如同兵器的锋刃，同兵器把柄末端的铜套一样，锋刃坏了而铜套是完好无损的。为何这样呢？因为它常依托在后面的原因。这是平常的人都能见到的，尽管贤德有才智的人也不能避开的。

所说的“后面”，不是说停息而不行动，凝固而不流动，可贵的是它能协调规律而顺应时势。掌控了道理来顺应相对的变化，前面的也能够制服后面的，后面的也能够制服前面的。这是什么原因？“道”随时而变，不会丧失制约人的办法，人也不能不被束缚。时间的一反一侧之间变化，非常神速，不容有喘息的机会。在它前面行动，就显得超过太多；在它后面行动，则又不能达到目的。日月运转，光阴易逝，不和人来多作周旋。因此圣人不认为“尺璧”是珍贵的，而认为“寸阴”价值无穷，这是因为时光难得而容易丧失。禹为了追逐宝贵的时间，鞋子掉了而没有时间去取，帽子悬挂树枝上而不去拿，不是争着走到前面，而是争着获得大好时光。因此圣人恪守清和之道，而坚守柔弱。遵从着“道”而应时变化，常常在后面而不赶到前面。柔弱而恬静，淡漠而平定，战胜大难碾碎坚固，没有人可以同它相争。

天下之物，莫柔弱于水。然而大不可极，深不可测。修极于无穷，远沦于无涯。息耗减益，通于不訾。上天则为雨露，下地则为润泽。万物弗得不生，百事不得而成。大包群生，而无好憎。泽及蝼蚁，而不求报。富赡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费。行而不可得穷极也，微而不可得把握也。击之无创，刺之不伤。斩之不断，焚之不然。淖溺流遁<sup>①</sup>，错缪相纷，而不可靡散。利贯金石，强济天下。动溶无形之域，而翱翔忽区之上。遭回川谷之间，而滔腾大荒之野。有余不足，与天地取与，授万物而无所前后。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，靡滥振荡，与天地鸿洞。无所左而无所右，蟠委错纒，与万物始终，是谓至德。夫水之所以

能成至德于天下者，以其淖溺润滑也。故老聃之言曰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出于无有，入于无间，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”

夫无形者，物之大祖也。无音者，声之大宗也。其子为光，其孙为水，皆生于无形乎？夫光可见而不可握，水可循而不可毁。故有象之类，莫尊于水。出生入死，自无蹊有，自有蹊无，而以衰贱矣。

是故清静者，德之至也，而柔弱者，道之要也。虚无恬愉者，万物之用也。肃然应感，殷然反本，则沦于无形矣。

所谓无形者，一之谓也。所谓一者，无匹合于天下者也。卓然独立，块然独处；上通九天，下贯九野；员不中规，方不中矩；大浑而为一，叶累<sup>②</sup>而无根；怀囊天地，为道关门；穆忝隐闵，纯德独存；布施而不既，用之而不勤。是故视之不见其形，听之不闻其声，循之不得其身。无形而有形生焉，无声而五音鸣焉，无味而五味形焉，无色而五色成焉。是故有生于无，实出于虚，天下为之圈，则名实同居。

音之数不过五，而五音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味之和不过五，而五味之化，不可胜尝也。色之数不过五，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，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，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。是故一之理，施四海；一之解，际天地。其全也，纯兮若朴；其散也，混兮若浊。浊而徐清，冲而徐盈，澹<sup>③</sup>兮其若深渊，泛兮其若浮云，若无而有，若亡而存。万物之总，皆阅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门。其动无形，变化若神；其行无迹，常后而先。

是故至人之治也，掩其聪明，灭其文章，依道废智，与民同出于公。约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诱慕，除其嗜欲，损其思虑。约其所守则察，寡其所求则得。夫任耳目以听视者，劳形而不明，以知虑为治者，苦心而无功。是故圣人一度循轨，不变其宜，不易其常，故准循绳，曲因其当。

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忧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过也；嗜欲者，性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阴，大喜坠阳。薄气发暗，惊怖为狂。忧悲多患，病乃成积。好憎繁多，祸乃相随。故心不忧乐，德之至也；通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；嗜欲不载，虚之至也；无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；不与物散，粹之至也。能此五者，则通于神明。通于神明者，得其内者也。

是故以中制外，百事不废。中能得之，则外能收之。中之得则五